

两个当过排长的 士兵

浪花 张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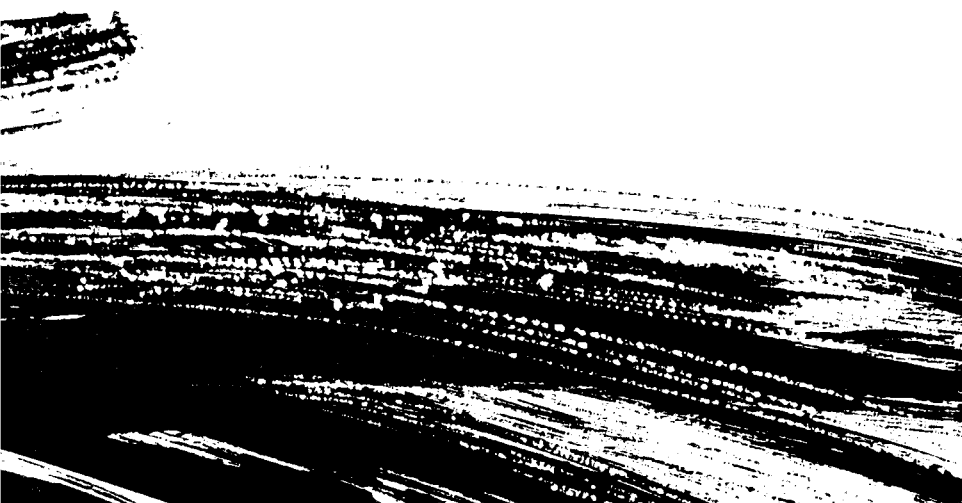
7.5
7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两个当过排长的士兵

浪花 张宪一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两个当过排长的士兵

浪花 张宪一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625印张 2插页 9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70

书号: 10368·127 定价: 0.80元

内 容 提 要

眼见就要打济南府了，尖刀班里尚未满员。后来，班里来了两个兵：一个是常犯群众纪律的我军排长陈昌发，一个是投诚来的原国民党部队的排长郭景龙。震惊中外的济南战役打响了，这两个“排长”怎样了？小说将以曲折的情节，娓娓动听的笔触诉诸于您。

部队一转移到马庄，七连一班长秦二虎就一天三次地找连长要人。这也难怪秦二虎会火烧屁股似的，打下潍县已经十七八天了，眼瞅着下一步马上就要打济南府，一班还缺三个兵呢！解放潍县时，七连是攻城尖刀连。他们攻进城后，守在荷花塘小学的房子里，和敌人展开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激战，硬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巩固了我军的前沿阵地。但是这一仗七连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全连干部战士只剩下三十多人。一班是尖刀班，伤亡更大，撤下时只剩下秦二虎和房城华两个。秦二虎是打下潍县的第二天被任命为一班班长的，与他同时任命的还有副班长房城华。

这天一早，团里通知各连到五十多里外的兵站去挑炸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攻城还能缺炸药？

七连出了二十多名公差，每班两个。连长肖孟林指定秦二虎带队，等西天扯起了晚霞，满村炊烟缭绕的时候，挑弹药的人马才回到马庄。

秦二虎挑着一百多斤炸药，扁担颤悠悠，一进村口，老远就看见连长肖孟林大步流星地迎面而来。

秦二虎正要喊连长，肖孟林却先开了口：“一班长，告诉你个大喜事儿，你们班今天补人啦！”

“补人？太好了！补了几个？”

“一个。”

“才一个呀！”

“全连就分了一个，一个就给了你们，还不满意？”肖孟林笑吟吟地看着秦二虎，“钢一，铁二，锤子三，俺‘潍县尖刀连’赫赫有名的三个班。而钢一班又是尖刀上的刀刃，俺还不偏点心眼？”

“新兵还是老兵？”

“老兵。”

“老兵？谁？”

“陈昌发。”

“陈昌发！一连那个一排长呀！”秦二虎高兴地说，“调来当俺排长吧？热烈欢迎！听人说，他入伍前就是个人物，当过民兵连长，日本鬼子、还乡团、国民党政府，都悬赏要过他的人头呢！”

“不是调来当排长，是当兵，当你手下的兵！”

“怎么回事？”

“犯错误啦！撤职啦！”肖孟林认真地说，“打潍县时，他带着全排拿了国民党军用仓库的军服、军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秦二虎一听，笑脸霎时抹了下来。

“怎么？嫌弃人家啦？！”

“嘿嘿，俺是讲俺钢一班……”

“胡闹！”肖孟林有点火了，“钢一班连一个犯错误的同志都怕，还钢什么！再说，人家还是共产党员嘛！是打仗从来不孬的硬汉子！俺要到营部开会去，有话回来再说。你和陈昌发搞不好关系，俺只拿你是问。”连长说着拐进巷子里去了。营部就在巷子里。

秦二虎把担子往炊事班一撂，抓上两个窝窝头，就着咸菜疙瘩，一边啃一边往班里跑去。他心里不是滋味儿：早盼补人，晚盼补人，竟补来个犯错误的！不过，他倒想见识见识这个人物。

一班住在村西头田大娘家里。一进门，秦二虎就听得里面嘻嘻哈哈的，象赶集一样。从窗户往里瞧，全班战士正围着一条长条桌子，桌子上倒扣着一溜大瓷花碗，整整六只。有个陌生人站在碗边，是个瘦高个儿，正指手划脚地念叨着什么。不用猜，这人就是陈昌发了。

秦二虎蹑手蹑脚闪进门，站在门边，他想看看这人在耍什么把戏。

这时，陈昌发正嘻嘻笑着，眯缝起眼睛，两手在碗上划来划去，嘴里喃喃道：“东风来，西风来，快给我老陈报信来！”说完，他用眼光扫了扫那六只瓷花碗，思谋了一阵，皱起眉头在桌前来回走动。

副班长房城华手拿着一支半截子铅笔，望着陈昌发，在头发上轻轻擦着，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吗，够猜的罗！”

陈昌发扫了房城华一眼，说：“哎，真还不好算呢！”他又思谋了半天，突然道：“有了。”说罢在桌子前停下来，用右食指点着碗道：“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话音落，手指点在东头第一只碗上。

一个战士用手把那只碗搬起，一颗铜头子弹露了出来。

“怎么样？哈哈……”陈昌发放怀大笑。

秦二虎把最后一块窝窝头塞进嘴里，眉头皱成了大疙瘩：这哪象犯了错误的人，心里一点沉重感也没有，瞧那笑声多惬意呀！

这时，有人嚷起来：“这回怕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不算，再来一次！”

陈昌发摸摸下巴，笑道：“再来一次就再来一次！”

“猜不着怎么办？”

“俺请客，请大家抽飞马牌香烟。”

“好。”

陈昌发背过脸，伏在墙壁上，说：“快藏吧！”

房城华看了陈昌发一眼，道：“把他的眼睛蒙起来。”

大家仿佛一下子省悟过来：“对呀，原来他刚才偷看了。”

陈昌发从腰间抽出白毛巾，主动扎在眼上，说：“这回偷看不了了把？”

一个战士随手把那颗铜头子弹塞在第四只大瓷花碗下，说：“好啦。”

陈昌发解开毛巾，照原样子在碗上比比划划，振振有辞

道：“南来风，北来雨，我老陈等你好消息。”说着，用右手向空中一抓，攥起拳头，道声：“唉，还没有呢。”

房城华说：“别卖关子，快猜！”

“快买香烟吧！”有人嚷道。

“猜不着自然有烟抽！”陈昌发对着六只碗，用手点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快打开吧，一二三四，在第四只碗里！”

冷眼在一旁的秦二虎，这会儿也被陈昌发故弄玄虚的做作，吸引住了。

“哗！”满屋子人都笑了。

“哈哈哈……”陈昌发又一次敞怀大笑。

“老陈，你还真能掐会算呀！”

“快说说，怎么回事？”

“嘿嘿，”陈昌发笑道，“古人会算，今人要会看。好，俺来揭秘底吧。这玩艺儿要有人配合才行，俺一个人有三头六臂也玩不转。俺在碗上又念咒又咋唬，那是外套，主要是看副班长的手势。他把铅笔举在头上或衣服第一个纽扣上，肯定在东边第一只碗里；他这铅笔举在第二个纽扣上，肯定在第二只碗里……”

“好呀，原来你俩串通起来，耍我们呀！”大家嚷起来，你一拳我一拳地找陈昌发和房城华算帐。他俩一边躲闪着，一边笑得直不起腰来。房城华还嚷着：“是老陈出的鬼点子！你们别打俺！”

秦二虎一瞧这打闹，炸啦：平日里，他最容不得的是，

那种犯了错误还蛮不在乎的人。什么是犯错误？就是给党给革命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嘛！你给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带来了损失，还不当回事，心安理得，什么玩儿？！他狠狠地在门板上拍了一掌，喝道：“你们干什么！嘻嘻哈哈的，是老百姓还是军人？”

大伙儿蓦地停止了打闹，一个个痴楞楞地戳在那里。

“要晚点名了，快整理着装，准备集合！”秦二虎虎着脸，往自己的铺位走去，看也不看陈昌发。

房城华看了看秦二虎，把陈昌发拉到班长跟前，说：“班长，他是刚补来的陈昌发同志。”

“知道了。”秦二虎斜了陈昌发一眼，说，“欢迎呀。俺们是大功一班，到俺班来就得好好干！犯了错误不可怕，怕的是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陈昌发嘴角抽了抽，两脚一并来了个立正，说：“是，班长同志，俺记住了！”动作多少有点滑稽。

二

“班长！班长！又来新兵啦！”房城华见秦二虎扛着那根丈把长的滑轮爆破杆从对面的巷子里冒出来，就连蹦带跳

地跑了过去。

“什么？来啦？几个？”

“两个！两个！这会儿，咱班是齐装满员啦！”

秦二虎把长杆挨大门外的墙根上一放，一挥拳，说：

“嘿，齐装满员啦！在哪里？快带俺瞧瞧。”

房城华见他满头汗水，说：“先擦擦脸吧。”

“当兵的，哪来那么多穷讲究！”秦二虎用袖子往脸上一抹，又问：“怎么样，这两个小伙子？”

“一照面你就清楚啦！”

“你还跟俺卖关子呀！”秦二虎捶了房城华一拳，向院子里望了望，见没人，便又轻声问：“跟陈昌发比，咋样？”

“陈昌发不赖嘛！”房城华认真地说，“下班这几天，公差勤务抢着头，工作处处带头，性情又好，这样的好兵哪里找啊！”

秦二虎点点头，说：“这几天是不赖，就是他对那错误满不在乎的样子，俺看不惯……”

“嘿，人家认识错误还有个过程啊！”

“可也是。”秦二虎说着就进了院子。

这是个四合院，座北朝南，三间带出厦的堂屋，东西屋各两间。一班十个同志就住在东屋里。这里是老解放区，前年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庄户人家日子过得火样红。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挂满了干菜、玉米棒子、红嘟嘟的辣椒，有的还挂几盘颗粒饱满的葵花籽儿。

院门旁有棵合抱的黄槐树，枝叶茂盛，遮盖了半个院子。两只花喜鹊正在枝头，扇动着翅膀，一唱一和地喳喳叫。

秦二虎停住脚步，抬起头往上瞅着，兴奋地说：“真是喜鹊叫，喜事到！”他回头向房城华，“这批一共来了几个？”

“三十八个。”

“不少咧。”

“可不，缺员的班大体都补齐啦！上级照顾咱们‘潍县尖刀连’呗！”房城华得意地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问：

“今天叫你去讲课，闻到点火药味了吧？”

秦二虎笑了：“看来全团马上要搞爆破大练兵啦！咱班是高杆滑轮爆破法的发明者，打潍县那阵子出过大力，这次大练兵可别落在别人后头了！”

“那当然，师傅还能让徒弟赢了？”房城华沉思了一下，又说：“这回人齐了，俺俩可得带头干，带不好一班可真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是呀！”秦二虎心里猛地一颤，“一想到在潍县牺牲了的战友，俺就感到一个人做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也远远不够啊！”

说话间，两人已来到了东屋门口。秦二虎那双火爆爆的大眼，骨碌碌地往屋里扫。屋里地上，一拉溜地摆放着十个背包，拾缀得横竖一条线，秦二虎心中一乐，大声嚷道：“新同志哪？新同志哪？”

屋里没人回答。秦二虎踏进门一看，角落里有个小战士在折迭自己的背包。小战士见有人进来，慌忙胆怯地站了起来。

房城华抢先进了屋，把小战士拉了过来，正要作介绍，秦二虎却拉住小战士的手，摇着说：“欢迎！欢迎你到俺班来啊！”

“这是咱班长。”房城华对小战士说。

“呀，班长！”小战士穿着一身肥大的国民党美式军服，又脏又破，腼腆地笑着。秦二虎瞅了瞅小战士，心想，他大概只有十六七岁吧。瞅着小战士那黑不黑、黄不黄的长脸和双眉向上翘的眼睛，秦二虎一楞：咦，好面熟，在哪儿见过？

房城华笑道：“忘了吧？解放潍县那天，俺们在街上……那个说吃剩骨头的……”

“哦，是你呀！”秦二虎马上想起来了。

那天，他和房城华刚打扫完战场，就看见八连押着一串俘虏从街头过来。俘虏队里有个孩子似的国民党兵，他穿着破烂、没有衣扣的军衣，帽沿软塌在额前，两眼不停地在押送他们的解放军战士身上扫来扫去，不时还挥动着手臂笑着。不过，他脸上虽然笑着，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他手指在微微发抖，一会儿用牙去咬发紫干裂的嘴唇，一会儿又用舌头去舔舔嘴角。

秦二虎见他怪可怜的，就走过去问：“小鬼，叫啥名字？”

“白四亮。”他的声音又尖又细。

“怎么过来的呀？”

“俺是连长的勤务兵。你们的炮一响，连长就叫俺跟着他的百宝箱，因为那箱子是叫一个老乡挑着的。连长想溜，你们炮打得凶，俺们一出门，就让打散了。那老乡扔下箱也跑了！俺慌神啦，不知往哪跑，一个炮弹下来，俺这条腿就……”白四亮说着，摸了摸他那条缠了纱布的腿。

押送俘虏的一个战士笑了：“他呀，趴在地上抱着头哇哇直哭，是俺把他抢下来的。”

白四亮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押送他的解放军战士，说：“俺忘不了你的救命恩！”

房城华走上来，看了看白四亮，问：“你怎么这样黄瘦？好几个月没吃肉了吧？”

“吃过几回。”白四亮低下的头抬起来。

“哪来的，菜金够吃肉？”

“都是他们弄来的。”

“哪里弄来的？”房城华加重了这个“弄”字的语气。

“他们到老百姓家里弄的。连长说，伙食不够，叫老百姓贴一贴。”

“你也去吗？”秦二虎又问。

“他们叫俺去，俺只好去，抓老百姓的鸡，杀老百姓的猪，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的，俺看见心里就难受，可不弄要挨打的。”

“你也吃吗？”房城华又问。

白四亮低下头，难为情地说：“净吃人家吃剩下的骨头……”

秦二虎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小兄弟，从此你就不再受人欺压啦！”……

想到这里，秦二虎激动地拍着白四亮的臂膀，说：“好啊，白四亮同志！”他把“同志”两字说得特别响，“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互相多帮助吧！”

“好，好，好！”白四亮连连点着头。

“还有一个新同志呢？”秦二虎回头问房城华。

“刚才还在这里，到哪去了？”

白四亮说：“他说他到东头大麦场去玩玩。”

“唉，他叫啥名字？”

“郭景龙。”房城华说，“俺班有你这只虎，今儿个又添了一条龙，可真要龙腾虎跃啦！”

“哈哈！”秦二虎被逗笑了：“俺找这条蛟龙去！”说罢，转身就出了门。

房城华追出院子，问：“班长，白四亮这个兵，满意吧？”

“是个机灵鬼。”

“就是胆小一点。”

“唉，胆小怕什么？火线上摔打几次，胆就大了，在国民党那边，尽做亏心事，他能胆大？胆大就昧良心啦！”秦二虎摆摆手，“你别象打屁虫似的跟着俺，留在家里，多跟白四亮说说话儿！”说着大步往打麦场而去。

三

打麦场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战士。人群里不时爆发出一阵“好！好！”的喝彩声。秦二虎挤进人圈，只见一个大个子战士，抡着一把通明瓦亮的鬼头刀，在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挥舞着，寒光闪烁，嗖嗖有声。在七连，不论干部战士，每人身上都有一杆枪，一把鬼头刀。这是当年七连在崑崙山打日本鬼子留下的光荣传统，当年的七连连长——现在的团长张虎山，就曾凭着几把鬼头刀，把日本鬼子杀得屁滚尿流。所以，七连人人都会舞几路鬼头刀。但是这大个子的路数却有点陌生，秦二虎看着看着，眉头不动了，收紧了。

正在这时，大个子收住刀，双手在胸前一抱，得意地说：“见笑，见笑。哪位兄弟敢来比试比试？”他把刀把往上摆了摆，刀把上甩着红艳的穗带，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

人群中闪出一个战士，头一扬，说：“来就来！”接着大喊一声，“看刀！”说罢抽刀就砍了过去。

大个子后退了一步，不慌不忙举刀一挡，只听得“当”地一声，那战士的刀便飞出一丈多远，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笑。

那战士捡起刀，很不服气，还要同大个子再比个高下，却被秦二虎拦住了。

秦二虎火爆爆地说：“不用再比啦，你下去找找原因吧！”

大个子斜眼看了看比他矮半个脑袋的秦二虎，说：“你也会劈刀？”

秦二虎摇了摇头，说：“象你这样的花架子，我可不会。”

“什么花架子？”大个子冒火了，气冲冲说，“这是俺正儿八经磕头拜师学的！”

“俺可不拜这样的师傅！”

大个子跳起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就这个也够你学一年两年的啦！”

大家一看，一班长和他们班的新战士膘上劲来啦，有人忙拉大个子：“郭景龙同志，这是你班……”

他就是郭景龙！？秦二虎赶忙抢过话尾，说：“是骡是马，拉出来遛遛！”说罢，他从旁边麦堆上捡起一根青秫秸，咯吧咯吧折成筷子长短的五节儿，一拉溜横放在松软的地面上，摆成了五个“一”字。转身又对郭景龙说：“来，连砍五刀，将这五节秫秸劈成十节儿！”

“这有啥难处？”郭景龙也不推让，满不在乎地举起刀，咚咚咚咚咚，连砍五下，五根秫秸变成了十节儿。郭景龙一抖手腕，刀在手里直颤。他神采飞扬地望着秦二虎，好